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播

全刊



94

一九五五年
七月一日



第 94 期 目 錄

半月談：從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中吸取教訓.....	(2)
在天津市各界人士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座談會上的發言...吳克齋	(7)
向反革命分子作無情的鬥爭	李君武副主教 (8)
津市神長教友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9)
各地神長教友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9)
金 蘋 果.....	(12)

☆ ☆ ☆ ☆

講道台：愛主愛人，報答耶穌寶血的鴻恩 ...王思賢神父 (15)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設祖國·保衛和平

而努力！.....張濟衆神父 (16)

信仰自由的光芒照耀着襄城.....新生 (20)

「排外」與「排華」.....蕭鴻才 (21)

☆ ☆ ☆ ☆

耶 穌 傳.....李德培神父作·張鷟插圖 (2)

上海楊士達教友出席世界和平大會 (30)

新人新事 (31)

關於各堂口成立分會的決定 (34)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

運動促進會委員會會議通過

各地簡訊 (35)

☆ ☆ ☆ ☆

聖保祿書信 胡大國神父 (36)

☆ ☆ ☆ ☆

封面說明：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克雷斯副總主教

(Emanoil Kreis) 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會的「告全世界人民書」上簽名，反對使用原子武器。

廣 播

(半月刊)

第 94 期 1955年7月1日

(每月1日、16日出版)

定價：每册一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及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三個月 六期 六角

愛國運動促進會

半年 十二期 一元二角

(天津五區西寧道9號)

全年 廿四期 二元四角

印 創 者

天津新報印刷廠

(外埠不寄平加郵費)

(天津一區和平路243號)

(副刊及贈閱另訂)

天津市期刊登記証津刊字第004號

從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中 吸取教訓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自從「人民日報」及其他報刊連續揚穿許多有關材料，尤其是六月十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以後，已經引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這許多材料鐵證如山地證明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無論在它的成份上、活動上以及最終目的上，都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賣國集團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陰謀息息相關的。胡風集團中的主要分子，包括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這些人，很久以來就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一再向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和毛主席有關文藝問題的指示進行了瘋狂的進攻；一直到解放後的今天，他們不但未曾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驚心動魄的偉大變革中有所憬悟，反而更變本加厲地使用了更卑鄙、更隱蔽的方式，積極發展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建立反革命據點，意圖通過攫奪文藝上的領導權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這些陰謀活動，已經不是什麼「宗派主義」、「個人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所能掩飾，已經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反革命的真實面目。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證明了：隨着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展，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是更為複雜和尖銳化起來了。中國人民推翻了多年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權，並以這個政權為主要保證，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帝國主義和反革命殘餘所極度仇恨的一件事。所以，他們就一定要盡力作死亡前的最後掙扎，用各種方法向我們進行破壞——武裝暴動。

、恐怖陰謀、蒐集情報、破壞工廠……，無所不用其極。在這些陰謀破壞之中，有一種最陰險、最毒辣的，就是從思想上毒化人民，使得人們脫離現實、脫離政治，對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消極怠工。胡風集團在文藝上所散佈的「主觀戰鬥精神」、「藝術即政治」、「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是鬥爭」等荒謬「理論」，實質上就是這種卑劣陰謀的具體表現。

胡風集團的目的當然還不止此。這從他們積極打入文藝團體、文化機構、政府機關、教育機關、經濟機關、部隊，甚至打入共產黨的具體行動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這些混入革命陣營中的胡風分子，利用他們在這些機構中的地位，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們散佈他們的荒謬思想。影響所及，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們，不但在文藝問題上受了胡風集團反動思想的影響，即在生活上也有了嚴重地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傾向。這種影響，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着莫大的危害的。因此，我們必須徹底粉碎這個反革命集團，依法嚴厲制裁這些破壞國家、毒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 ☆ ☆ ☆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不僅是斬斷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賣國集團伸到我們國家內部的一隻魔爪，還有更為重大的意義。那就是：我們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吸取充分的經驗教訓：從這個事件中認識到敵人是如何陰險毒辣地潛伏在我們內部；利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企圖從內部來破壞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陰謀；認識到與胡風集團相類似的別的反革命分子完全有可能潛伏在我們中間。因此，我們就必須提高警惕，在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同時，把類似他們的一切暗藏在我們中間的反革命分子堅決地徹底地清除出去。

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應該像六月十日的人民日報上所發表的題為

「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的社論中所指出，「要學到一項本領，要善於辨別反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陰謀揭露出來」；和同日該報在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時，該報編者所加的按語中所說的，「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甚麼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着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中，我們每一個愛國愛教的教友，應該從至少兩方面提高認識：（一）從胡風集團披着合法的外衣進行反革命的兩面派手法，認識到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採取的類似手法；（二）從胡風反革命集團陰謀取消文藝界統一組織，認識到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仇視教友愛國組織的真正意圖。

胡風集團所以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隱蔽地藏身於革命隊伍中關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的外衣，把自己偽裝成「進步作家」、「追求革命的作家」、「站在黨底周圍的文學工作的組織者」，用以欺騙群眾，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在實際上，從他們中間來往的密信中可以看到，他們却是「萬物皆備於我」、「以天下為己任」、「仇恨一切人」、「憎恨」「這個社會秩序」的反革命分子。這種人前一面、背後一面的兩面派手法是鑽進我們內部的特務匪徒們慣常採用的隱身法之一。

在我們天主教內，也正有這種隱身法。在過去，帝國主義分子們以傳教為名進行反革命活動，不正是如此嗎？他們利用傳教士的身份，為他們的政府或是帝國主義間諜機關蒐集情報，不正是利用了宗教的名義嗎？我們要把一些反革命組織（如「聖母軍」之類）偽裝成純屬宗教性

質的團體。這都是披了合法的外衣的具體例證。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確領導下，愛國愛教的教友們展開了反帝愛國運動。通過幾年來的學習和實際鬥爭，教友們認識了他們的偽裝，剝掉了他們的羊皮，暴露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也如胡風集團分子一樣，感到「鬥爭必然深化了」，過去那一套不行了；因此，今天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又換了一套辦法：把反革命活動用宗教活動的外衣巧妙地遮蓋起來：以聖母像為掩護散發反動宣傳品，甚至捏造「聖蹟」來欺騙教友。在口頭上，他們說「愛國是對的」，「教友還有不愛國的？」一類甜言蜜語；但在實際行動上，却沒有一件事不是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効勞，沒有一件事不是針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以及教友的愛國運動而發。這不完全是兩面派的手法嗎？

他們一直仇視教友的愛國運動和愛國組織。最初，他們藉口「教會內的一切團體應經教會負責人批准」，反對愛國組織。及至教友們逐漸認清了教友的愛國組織根本不是教會內的團體，「批准」的問題根本無從談起之後，他們更用盡一切方法來進行破壞；誇大愛國運動中的一些個別缺點，公開宣傳愛國組織中的個別工作者的一些生活上的缺點或工作上的缺點，甚至誣騙造謠，對愛國教友施以最卑劣的人身攻擊；意圖藉此以達到他們破壞愛國運動的目的。這些陰謀，不正是與胡風集團公開建議取消文藝界的統一組織的陰謀一模一樣嗎？

必須指出：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對教友愛國組織的仇恨、誣陷，與一般認識模糊的教友們對愛國組織的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是有原則上的區別的。例如：時常聽見人說：「愛國就愛吧，在各自的崗位上愛國就行了，又何必有什麼組織？」僅就這一種看法來分析，就有兩

種顯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教友除了在宗教信仰上與非教友有所不同之外，在作為中國人民一分子的立場上，是一樣的。教友應該愛國，應該積極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這種看法，是因為沒有認識到教友的雙重責任，雖然流於偏頗，但非別有用心者可比。而別有用心的人，則以此來反對愛國組織和愛國運動。這是必須加以區別的。我們教友，都十分明白「愛天主萬有之上」的道理。我們眼看着天主的聖教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利用來作為反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工具，不可能無動於衷。那末，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洗刷他們所加給教會的玷污，使我們的聖教恢復其聖潔的本來面目，豈不正是愛天主的最具體的表現？何況在這樣做的同時，我們又遵守了天主第四誡的命令，符合了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難道我們能一方面積極工作，積極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而在另一方面，却聽任敵人利用天主教破壞我們的國家建設（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的勞動成果）？很顯然，所謂不需要有愛國組織的說法，如果不是由於認識不清的話，就只能是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的陰謀而已。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再一次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是完全有力量粉碎內外敵人的一切陰謀活動的。這就使我們對於祖國建設的前途、世界和平的前途以及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的前途更增加了無比的信心。為了祖國，為了和平，為了天主的聖教，我們唯有加強學習，提高認識，從思想上認清敵人的陰險毒辣、善於偽裝；站穩立場，嚴格區分真正的宗教活動與以宗教為掩護的反革命活動；加強團結，鞏固反帝愛國的隊伍。把一切反革命活動及時揭露出來，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從我們中間清查出來，使他們受到人民的法律的嚴厲制裁。這是我們每一個愛國愛教的教友的莊嚴的神聖的責任。

在天津市各界人士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座談會上的發言

。吳克齋。

看到最近報紙上發表的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尤其是今天（六月十日——本刊編者）人民日報上的第三批材料之後，我抑制不住心頭的憤怒。二十多年來，打着「進步作家」招牌的胡風和他的集團裡的許多骨幹分子，原來就是反革命分子。事情已經非常明顯：胡風集團已經不是什麼文藝界的宗派活動，完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集團。胡風集團的目的，已經不是奪取文藝工作的領導權，而是要推翻人民民主政權，使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政權在中國復辟。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我代表全天津市的愛國天主教友，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罪惡的集團徹底粉碎！

胡風集團的分子，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裡發展他們的反革命組織，並向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進行瘋狂的進攻。這說明：愈是在我們的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時候，

國內外的敵人愈要向我們進行破壞。胡風集團的分子打進了我們的文藝團體、機關、部隊和企業單位，進行着「集束手榴彈」的戰術，極力「聯絡人」、「爭取人」。這些陰謀就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陰謀的一部分。

我們天主教，過去曾被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過。就是在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還在想盡一切方法，利用宗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與胡風集團分子一樣，慣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我們的國家進行合法的和非合法的鬥爭。近幾年來，由於廣大的愛國教友展開了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已經給了這些破壞分子以嚴重的打擊，可是他們的野心不死，仍然蠢蠢欲動，伺機而起。人民日報「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的社論中號召全國人民：「要善於辨別反

革命分子，以便把一切反革命的陰謀揭露出來。」這是完全正確的。具體到天主教教內，我認爲最重要的是善於辨別什麼是宗教活動，什麼是反革命政治活動。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加強學習，提高認識，提高警惕。不要爲敵人的偽裝和花言巧語所蒙蔽、所欺騙，要把他們的偽裝一件一件地剝下來，把他

們的本來面目暴露出來。

從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露的事件中，對於每一個愛國者來說，都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我希望全天津市以及全國的愛國教友，都能很好地學習這次事件的有關文件，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把一切披着羊皮的狼清除出去！我們並且要求政府嚴懲胡風反革命集團。

向反革命分子作無情的鬭爭

北京教區副主教 李君武

讀了「人民日報」前後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聽了兩次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報告，使我清清楚楚認識到胡風集團完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組織。這一個反革命集團暗藏在人民隊伍中二十多年直到今天才被揭露出來。他們給人民，給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我主張要依法制裁這一批反革命分子。

我們必須加倍提高政治警惕性，因爲像胡風這一反革命集團既然能够混進共產黨內，同樣，別的反革命分子也能够採取類似胡風的兩面派手法，混進和暗藏在我們任何的機關、團體內。我們要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

胡風分子的兩面派作法，是最惡毒的，也是令人極難識別的。他們的這種作法，就像聖經上說的「粉刷白灰的坟墓」，外表好看，內裡惡臭。我們不要讓好看的外表把我們蒙蔽住，要小心提防他們的惡臭會把我們的頭腦衝昏。

當我們北京市天主教神職人員學習班座談關於胡風這一反革命集團的事件時，大家都感到非常憤怒，一致主張必須把胡風反革命集團從人民隊伍中清除出去，並且提出了加強愛國主義學習，以便更明確地認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本質，隨時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聽信反革命分子的造謠，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反革命分子作無情的鬥爭。

（轉載「北京日報」）

津市神長教友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自經「人民日報」及其他報刊陸續揭發後，激起了津市神長、教友們的極大憤怒。五月九日，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的常務委員們，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主辦的關於堅決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報告大會，聽了常務委員方紀所作的「提高警惕，堅決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報告。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後，促進會的常務委員們舉行了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座談會。會上，吳克齋主任委員、石道宏、孫敏樵、陳世遠副主任委員及常務委員陳祖述、陶尚林、張廉潔等十餘人相繼發言，一致對胡風反革

命集團的罪行表示憤怒，並一致認為：必須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類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方法，陰謀利用天主教進行反革命活動。大家並一致要求政府嚴懲胡風反革命集團。

六月十二日，津市的全體神長和各堂口有代表性的教友共八十餘人，參加了政協津市委員會學委會宗教界分會所舉行的報告會，聽了天津市人民藝術劇院鮑昌同志的報告。十五日，神父們就報告進行了討論，一致表示要警惕像胡風集團那樣的暗藏敵人。

許多教友參加了街道的讀報組，學習了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文件。

各地神長教友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全國各地神長教友，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北京市神長、教友，於六月十七日舉行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座談會。到會有宗懷謨主教、張弼德主教及神長等二十餘人，還有仁愛會

于若翰修女、若瑟會李靜宜修女及革新會委員等二十餘人。

會上，宗懷謨主教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民的公敵。我們今後要提高警惕，不許這一類的反革命分子隱藏在天主教內。」

父說：「胡風反革命集團這種種罪行，正是吾主耶穌所說的『假善人』、『毒蛇之子』。我們要求政府從嚴法辦。同時要警惕這種兩面派分子，一定要肅清他們！」此外，馬文純、王師德、王汝楫、齊仲等神父，于若翰修女及董敬之、賈振民、張英魁、王月珠、張文藻等教友亦均發言，一致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

二十日，北京市革新委員會召集學習班全體學員舉行討論會。會議通過一項聲明，表示堅決與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鬥爭的決心。

武漢市天主教愛國組織籌委會，於六月十一日召開教友代表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企圖推翻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陰謀分子，是人民的敵人。大家一致要求政府依法嚴辦，並認為：天主教教友尤應百倍地提高警惕，嚴防敵人利用天主教來進行破壞活動。

上海市教友九百餘人，於六月十四日，參加了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主辦的報告會，聽了中共市委宣傳部石西民部長的「提高警惕，為揭發與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而鬥爭」的報告。並已開始學習各種

有關文件。

廣大教友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一致表示憤怒，要求政府嚴厲懲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文耀教友說：「我們天主教教友，應分清敵我，團結起來，積極戰鬥，和全國人民一道，堅決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部地將這些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楊延年教友說：「必須繼續追查清楚，把胡風反革命集團徹底摧垮，以絕禍根。」上海市民主婦聯執委袁蘊常教友說：「今後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學習，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上海市民主青聯執委顧梅青教友說：「我們要特別提高警惕，因為我們如果麻痹大意和思想錯誤，就能使反革命分子有可乘之機，而為反革命分子欺騙利用。」

四川省重慶市的神長教友，於六月十四日舉行了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座談會。會上，石明亮代理主教說：「我們全市天主教教友，要同大家一致聲討這批人類的渣滓、外國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留下的破壞分子、人民的叛徒。」張治來神父說：「我們神父們都憤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我們要站穩人民的

立場，與這些反革命分子作無情的鬥爭。」會議並通過決議，號召教友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緊密團結，加強愛國主義學習，提高警惕，嚴防暗藏在任何角落的反革命分子混入天主教內。

河南省洛陽市神長教友，於六月十六日舉行會議。鄒民援代主教在會上發言，號召大家提高警惕，繼續揭發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福建省福州市宗教界神長教友，於六月九日，在聽過有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報告之後，舉行了討論會。倉山天主堂林泉神父說：「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事件，說明了在我們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美蔣反動派的垂死掙扎。我們也應當注意，壞分子也可能混在教內。因此，必須進一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西門天主堂女傳道陳愛金說：「胡風事件告訴我們必須對暗藏的敵人提高警惕。」促進會主委蘇梧、副主委李銑等也都發了言。大家一致要求政府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依法嚴懲。

連日以來，本刊接到各地神長教友來函來稿，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表示憤怒，一致要求政府予以嚴懲。有的並提出我們應從

這一事件吸取教訓，嚴防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黃祖生神父來函說：「通過這次鬥爭，使我們深深體驗到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是一場複雜、艱巨、尖銳的階級鬥爭。敵人無時無刻不在策劃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

唐山教友張達五來信說：「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運動中，不但帝國主義要千方百計地進行陰謀破壞，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緊破壞活動。我們愛國愛教的教友，要和全國人民一樣，百倍提高警惕，分清敵我界限，時刻注意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破壞活動，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鄭州教友姜建文來信說：「通過這一事件，我們更要加倍努力學習，提高認識，認清敵我，明辨是非，加強團結，提高警惕，不讓任何敵人在我們的思想找到空隙。為揭發、粉碎一切敵人的陰謀詭計，保衛祖國的建設而鬥爭！」

(下接第14頁)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消除暗藏的敵人

• 若 瑟 •

胡風披着進步文藝作家的合法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已有二十多年了，一貫採取最陰險，最卑鄙的兩面手法來破壞人民的革命事業。胡風及其走卒們是有策略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公敵。

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任何一個愛國的、具有正義感的公民，必然是氣憤填胸的。胡風集團對於人民的革命事業的仇視，已達到了極瘋狂的地步。從他們的「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把希望寄託在蔣賊反動統治的復辟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革命事業仇視到什麼程度了。

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是革命事業中的一個重大勝利；同時也讓我們再一次的敲起了警鐘，

告知我們階級鬥爭是極其複雜和尖銳的。我們應當在實際行動上，隨時隨地的同各種各樣的反革命分子作尖銳的、毫不留情的鬥爭。暗藏的敵人會潛伏在各個角落。他們是極其狡猾的，很會偽裝自己的。但是不拘如何的隱藏，不拘如何的偽裝，終於逃脫不了人民的雪亮的眼睛。

我們不能把胡風反動集團的反革命事件，單純的看成是文藝界的問題，而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的問題。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也曾披着合法的宗教外衣從事反革命活動，披着宗教外衣搞間諜工作，挑撥離間教友與政府的關係。從過去揭發了的許多案件中都得到證明。

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們也會同胡風集團採取一樣的兩面手法，披着合法的外衣，用極其陰險和卑鄙的手法，利用種種的職權，利用行聖事的機會打擊和破壞愛國愛教

的神長和教友，挑撥神長與教友的團結，挑撥教友與廣大人民的團結。可是反革命分子的算盤打錯了，事實與他們所想的相反。人民的數量一天天的壯大，反動力量一天天的削弱了。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們也是很狡猾的。經過社會的各種運動，他們會想出更巧妙的方法與人民為敵，但是，不拘怎樣的巧妙，也會被廣大的愛國愛教的教友和廣大的群眾發現，被徹底消滅的。

我們一定要同各界人民一道，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從革命隊伍內清除出去。這是我們愛國者的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清除了社會的敗類，才能使國家穩固和富強，才能使人民過平安幸福的生活。

時間結束了

• 寶 恒 •

胡風有一篇似詩非詩的分行散文，叫作「時間開始了」。他的詩中，除了反人民、污蔑人民以外，也偽裝說了兩句好聽的話。這詩發表後，當然遭到許多人的不滿與批評，結果到今天，我們更進一步地

認識了他的反革命嘴臉，再也不受他以及類似他的花招所蒙蔽。現在可以說，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間是結束了。因而也使人不禁想到，許多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往往假借教義，傳佈一些令人一下子不易發覺的壞話，但冷靜地想來，就能發現他們是別有用心的，使一些「天真」的熱心教友在「潛移默化」、「心照不宣」中，遠離人民，反對人民。通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事件，我們應告訴他們：「可以休矣！」不然，他們的時間也是注定了要結束的。

偽裝不得

• 樹 玉 •

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的人們是善於偽裝的，他們的偽裝無論多巧妙，偽裝沒有不露「餡兒」的。常常聽到有人說：「我們愛國呀，不就是愛國嗎？好，一定愛國！」但是見諸行動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這樣的人，應從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有以自省。否則，他們的偽裝也終於有一天會被人們揭穿的！

不能給他們「自由」

• 陳興義 •

胡風反革命集團認為目前中國文藝界的空氣是「不自由的」，要用他們的方法「保證自由競賽」。這使我們聯想到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也經常宣傳中國今天的宗教信仰是「不自由的」。看來，這大概是敵人慣要的伎倆。

究其實，胡風集團所要求的「自由」，不過是他們得以宣傳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自由」，是向共

產黨進攻的「自由」，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再來統治中國人民的「自由」。同樣，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及反動分子所希望的，也不過是利用宗教來侵略中國的「自由」而已。

劉少奇委員長說得好：「如果有人希望我們去保護那些對我國人民民主政權進行顛覆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叛國分子的自由，那就同樣只能使他失望。」一點也不錯，我們應該大喝一聲：不許給他們這種「自由」！

（上接第11頁）

蕪湖教友、勞動模範周金順來信說：「胡風集團的罪惡，與美蔣特務的罪行是完全一樣的。我認為：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決不單是文學藝術界的事，也是我們每一個愛國的天主教教友的事。」

長春市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張亞超教友來信說：「反革命分子是形形色色的。在我們天主教內，也有潛伏着的反革命分子，打着天主教的幌子，作着反革命的政治活動

。全體教友必須提高政治覺悟，擦亮我們的眼睛，粉碎胡風集團一類的反革命活動。」

吉林市第二區文化館劉明廉教友來信說：「不拿槍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兇惡更危險。必須向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進行無情的鬥爭。離開了這個內容，反帝愛國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事。」

廈門市劉秉華教友來信說「我們要警惕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防止他們利用宗教破壞我們。」

「……你們這些偽君子啊！你們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好比粉飾的坟墓，外面好看，裡面却充滿死人的骨骸和各樣的污穢。你們正是這樣，你們外面顯出為義人，裡面却充滿了偽善和不義的事。……」

——瑪竇，二十三，27—28。

愛主愛人，報答耶穌

寶血的鴻恩



講道臺

王恩賢神父

耶穌一生走的都是光榮的道路。祂不但是為人民群眾服務而勞動出汗，且是為人民的幸福而流血。尚且不是一次流血，割損時流血，山園祈禱時流血，被鞭打時流血，帶茨冠時流血，手足被釘時流血，豎立十字架上流血，聖心被槍傷水血並流全身所有之血都流盡了。耶穌為什麼流了這許多次血呢？為了愛人，為了救人，救人於永苦，救人於魔鬼之手，救人於魔鬼的鐵蹄之下。使前古後今，凡仰望祂的人，莫不獲救。耶穌每次流血，都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割損是為遵守古禮，給我們定了愛國守法的表樣。山園祈禱，代人贖罪，痛罪情深，出流血汗，為的是教訓我們在祈禱時專心致志，不可分心。被鞭打，是治我們的懶惰。帶茨冠，是治我們的驕傲。手足被釘，是戒我們手足

妄動。豎立在十字架上，是戒我們出了範圍的自由。聖心被傷，表示全心愛我們，愛到極處。而我們愛耶穌是怎樣的呢？是口頭上呢，還是心頭上呢？是全心呢，或者不是全心呢？每個教友都應好好想一想。按理說，我們愛耶穌，應該是全心、全意、全力的才對，因為祂是全心、全意、全力地先愛了我們。耶穌的心和血，同我們的心和血不成比例。耶穌聖心如愛火烈燄，耶穌的血是無價之寶。

我們因耶穌的寶血而得救贖之恩，免地獄，升天堂，不作魔鬼奴才成為天主義子。似此鴻恩，終身報之不盡，全心愛之不足，況有不知報不知愛的人，還配稱是天主的子女嗎？所以，我們應該竭力盡心地用實際行動——愛主愛人的表現來報答耶穌寶血的鴻恩。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設祖國、

保衛和平而努力！

• 張濟衆神父 •

「七一」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歡欣鼓舞地慶祝這具有深深刻意的日子。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中國人民擺脫百年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幾千年來的封建壓迫的開始。解放的號聲震動了中國各個角落，振奮了每個熱愛祖國的人，從此，受壓迫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始建設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 救命恩人

我們祖國今天的獨立、統一和自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得來的，是從前仆後繼的許多革命烈士們的鮮血中生長起來的。沒有共產黨，沒有烈士們的鮮血，也就沒有今天的革命勝利。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救命恩人。

不過，可能有人這樣想：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救命恩人？

在中國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因為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大門被侵略者們攻破了，各個侵略者的魔爪插進了中國的土地，壓迫中國人民翻不過身來。百餘年來，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也曾轟轟烈烈一時，但終歸於失敗，主要原因是沒有工人階級作領導。

今天，廣大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革命勝利了，決不容許在勝利的旗幟下建立起來一個使自己受剝削和受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中國人民最大的敵人，也決不容許在世界上再出現一個六萬萬人口的資本主義的中國和它們競爭；再說，曾幫助中國人民革命贏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人民，也決不容許在地球上建立起來一個資本主義——甚至將來是帝國主義的中國。所以只有共產黨才能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獨立、統一、富強、自由和繁榮的國家，而社會

主義制度就是中國唯一的和最好的制度。中國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才能達到理想的幸福和美滿的生活。

二、共產黨積極消滅罪惡

我們既是宗教信仰者，我們忠於我們的宗教信仰是肯定的；但是我們是人，更是中國人民，不能脫離現實而超生，也不能離群而索居。靈魂固然是屬於超性方面的，有它理想的境地，但肉身這個現實的物質如何能擺脫起居飲食、行動坐臥而歸於無形呢？因此，靈魂肉身合成的人，既不能分而治之，就必須互助合作；就是說，誰也離不開誰。靈魂必須通過肉身的物質生活，才能論功行賞；肉身也必須通過靈魂，才能發揚它的作用。

有人說：「我們是超政治的。」就是說：我們信仰宗教的人可以沒有國家，不受某個國家制度範圍，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古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天主造完了天地，造了各種的菓木生長在地堂裡，向原祖說：這些你們盡量享受。耶穌在世時也吃也喝。這是叫人超政治和物質生活嗎？我們要脫離的是給我們宗教生活有壞影響的、助長我們向

惡傾向的、引誘我們犯罪的不良社會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但腐蝕我們的肉身，還浸漬我們靈魂的純潔，使它不能修德立功。

我們記得很清楚：解放後，娼妓取締了。人人都額手相慶，曾過着地獄般生活的女人們，慶幸自己的復生。這個措施，無可懷疑地幫助了我們守好天主十誡。我們對這種有益於社會道德的措施不但表示同情，而且應當感謝政府。好的政治既有益於肉身，又有益於靈魂，沒有理由不擁護。

共產黨所施行的人民民主制度，符合中國人民的願望，所以帝國主義者才處心積慮地想顛覆我們的國家，推翻這個制度。事實告訴了我們：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垂涎三尺已非一日了。「利益均沾」的口號是美帝國主義倡導的。它們想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原料倉庫和銷貨市場。因此，它們願意我們永遠是落後的——工業落後，經濟落後，文化落後，政治落後，一切都落後，為的是壓迫和剝削我們。但是正在它們貪心不足、為所欲為的時候，蘇聯十月革命的砲聲震醒了世界人民。在中國，產生了共產黨，決心要擺脫中國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地位。快到口裡的一塊肉，失肉掉了，帝國主義們如何能甘心呢？

解放六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根據爲人民服務的原則，爲了使國家迅速地富強起來，使人民過平安日子，首先着重國家工業化，以重工業的發展爲重心。幾年來工業生產的數字一直上升，物價穩定，收支平衡，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這不正是龔合天主聖意的事嗎？

三、誰製造罪惡？

在舊社會裡，我們看見過在街頭流浪成群、身披破麻袋片的乞丐，我們看見過河流中漂浮着腫脹似鼓的死屍，我們也看見過在垃圾堆裡或野外荒塚叢中被餓犬吞食的棄嬰，也看見過夜宿街頭巷尾無家可歸的人們，時常變成凍屍或餓骨。我們對這些慘狀不是也痛心過嗎？他們拖着負疚的肉體，如何能慰藉垂死的靈魂呢？我們看見過封建把頭的械鬥、謾罵和結仇，見過叫化子小店窩舖。也見過淫窟、賭場、煙館、妓院……。貧窮、困苦、災難、疾病，充斥了中國社會上每個階層和角落。這不都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者製造的嗎？

今天，在日本製造「混血兒」的，是美國佔領軍。以青年男女拍淫穢影片的是美國的製片廠。在被蔣介石賣國集團盤據的台灣——我國領土上，建設的是美式監獄，使用的是美式殺人武器、美式刑具、美式拷打、美式問供，最後是美式慘殺。李承晚撥兩億三千萬僞幣要建設一座美式的大監獄和擴建二十二處美式牢房。盡是些美式罪惡，並沒有美式道德；盡是些美式殺人、迫害人、侮辱人，並沒有美式救人、愛人、幫助人。

再看看美式的文化教育吧！黃色讀物充斥市場，誨淫誨盜的讀物毒害着人們的靈魂。按我們天主教的道理，人本已有向惡的傾向。再加上這些引誘犯罪的導火線，如何不使人往罪惡的深淵裡跳呢？

我們的教義告訴我們說：這是不許可的！是干犯天主十誡的！因此，也是我們必須堅決反對的。

四、共產黨的宗教政策

我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應當承認真理。「是說是，非說非」。要理問答上的話，我們都學習過。我們不應把真的說成假的，也不應把假的說成真的。只有這樣，才能不愧爲信仰耶穌基督的人。我們

都知道，迫害宗教最厲害的，是古代的暴君、近世的德帝國主義的首相俾斯麥、和有名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希特勒。希特勒把他遺臭萬年的著作「我的奮鬥」代替了聖經。許許多多的神職人員被他下了獄。日本侵略時，燒毀了許多教堂，殺死許多主教神父和修女，還在供聖體的堂裡唱歌跳舞。而自解放以來，在日寇和反動統治時期多年來沉寂了的聖誕子夜鐘聲又響了，教友們深更半夜的擁滿了聖堂。我們現在行聖事，過聖月，唸經祈禱，讀要理，講聖經，大人領洗，兒童堅振，高高興興地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這些不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

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保障了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前些時，我國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發言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

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們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也應該尊重無宗教信仰的人……」這種誠懇的忠告更使我們認清：有宗教信仰的和無宗教信仰的，應該和平共處在一個大家庭裡，過平安的日子，共同努力把祖國建設將更美麗更幸福。「任何造福人群的事我要參加，我回答：有我一份！」這是一位熱心教友從遙遠的哥斯達黎加跑到中國在亞洲及太平洋會議上說的。這是有活信德人說的話。「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影片中的那位神父，提醒了我們的信德應該是活潑的。他說：「我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信為正義和真理而戰鬥的人，是沿着天主的道路前進的，而天主的道路是無限的。」因此，我們完全應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設祖國、保衛和平而努力！

在法國，我們的共產黨同志，是我們爭取和平鬥爭的典型範例。二十歲的青年女孩雷孟田，會臥在用來反對越南人人民的武器的火車前面；青年海員亨利·馬丁，被判處五年徒刑，因為他犯了「譴責越南戰爭」的罪。這個可恥的戰爭，在國民大會上，遭受了出名的多明我會士，巴黎索爾鮑恩大學教授志紐神父的無情指責，他說這是罪惡的戰爭。

神父的使命是宣傳真理，這個使命他和共產黨一起為真理而奮鬥。

——法國布利哀神父在捷克斯洛伐克
天主教神職班全國和平會議上的講話

信仰自由的光芒照耀着襄城

• 新 生 •



一年一度的聖神降臨節，在五月二十九日來臨了！湖北襄陽的聖堂內的祭台上，欄杆上，都披上了節日的盛裝。滿目琳瑯，五光十色的裝飾品，鼓舞着進堂望彌撒的人們的熱情。

清晨四點半鐘，聖堂鐘樓裡的大鐘叮叮噹噹響起來了，大門也開了。不一會兒，熙熙攘攘、絡繹不絕地，由大門擁進了一大群來趕占禮的教友。他們中間，有的是襄樊市甦生工廠的職工，有的是襄樊市人民醫院門市部的護士，有的是街道愛國會教友，有的是修女。有白髮蒼蒼年在七八十歲以上的高齡老人，也有青春妙齡的少女。他們雖然是形形色色，在性別上、文化上、年齡上有所不同，但在信仰上和願望上所抱的共同目的，則沒有絲毫分別。他們無不滿懷着興奮、愉快的情緒，魚貫地進入了聖堂。

在武進堂以前，襄樊市教友愛國會主委王一現教友早已在聖堂中滿懷熱情地端跪着，準備辦神功、

領聖。體早彌撒中，唐一之、羅宗漢二神父聽神功，教友們恭領聖體。彌撒畢，我親眼看見愛國會委員陶志潔教友，雙手扶着一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修女王桂林，蹣跚地步出聖堂。這種互助友愛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從吾主耶穌愛人如己的教訓產生的。這種愛人的表樣，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七點半，鐘聲鏗鏘，預報慶祝彌撒開始。教友同堂拜主，恭唸早課、玫瑰等經。彌撒前，襄城副本堂徐樹聲神父講道。繼之以大禮彌撒，並由徐神父主祭。彌撒時，由神職人員和工廠職工分兩班合唱，經聲朗朗，真如聖經所說的，「善人的祈禱，如乳香之香，上徹雲霄，升到天主台前，中悅天主的心！」

彌撒下台，已九點多鐘。全體神職人員和教友，齊集堂院廣場，歡欣鼓舞地相互團拜慶賀。都說：今年的降臨節過得真熱烈，這是人民政府貫徹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最真實的證明！

代 郵：貴州安順教友郭生君：來信收到，已將原函轉至有關部門處理。

編輯部

「排外」與「排華」

——舊文新抄

蕭鴻才

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上載有一篇評斥文貴賓等反對中國人愛國的文章，題為「評 Collectanea Com. Synodalis, num. 3/4 Vol. XIX, Martius-Junius, 1947 教務叢刊，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合刊號」，作者趙明，文詞頗為憤激，可見文貴賓和其他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對中國教友和國籍神職班的愛國思想壓制之甚，以致在那時就已激起中國教友的憤慨。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聖母聖心會的比籍教士高樂康(R. P. Legrand)寫了一篇「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的文章，說了幾句「外籍傳教士應自肅自戒，極力避免一切能以刺激愛國情緒的言論」，「關於中國革命，我們要表現一種開明而同情的遠大眼光」，以及要重視中

國神職班等類的話，全文宗旨在主張緩和對中國「民族狂潮」的敵抗，對蔣匪政權下的所謂「改革」採妥協態度，是一個納中國教友的愛國心理於其軌道以爲其所用的方略。高著發表後，文貴賓在「教務叢刊」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合刊號上爲文，針對高的「文化傳教」口號，說是要組織監督機關以防止「國家主義」的弊端。趙明的文章則對文貴賓加以評斥。

趙文摘抄如後：

本期教務叢刊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天津文主教 Mgr. J. de Vienne, C.M. 寫的論中國公教出版事業……

第一篇文章先說明出版事業的重要，這是文主教看完高樂康神父「文化方面的傳教工作」後的一點感想。

最初，著者說明公教出版事業的需要。接着，著者說明「怎樣去實現公教出版事業？」……最後，他特別提到報章。而他所最擔憂的（原文是說許多傳教士恐懼）是報紙成爲一種營利事業和報紙成爲國家主義（Nationalisme或譯民族主義）的刊物，而失去其爲公教刊物，於是對教會不利。文主教的意見，是需要組織監督機關，以防止他所認爲的兩大弊端。

但甚麼是國家主義呢？文主教說：國家主義不是愛國主義，同時更不是公教主義；他大約是指狹義的國家主義，即愛國而同時「排外」。然而愛國主義與廣義國家主義往往不容易分別，於是許多愛國行動，常常可目爲國家主義。爲愛國而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不平等待遇（教會內部至今還有不平等待遇），即可視爲國家主義；爲愛護教會，希望教會在當地早日廣揚，因而要求提高當地教士的程度，要求以當地教士處於領導地位、管理地位，立刻可被認爲「排外」。但

是當你國家強的時候，如日本若干年前，要求以全部主教讓與日本人，並無人喊出反對的口號，而且立刻付諸實現。在中國將勝利，以及勝利剛到不久的時候，在華南（至少在華南）很多外國主教司鐸自動的說：「我們不久要走了！」可是在你國家倒楣的時候，即使你要爲你祖國的領土爭主權，如往年天津老西開問題，人家也可以說你是國家主義，是「排外」。又如香港公教報第二二期上（六月八日），曾報導香港將公選副主教；但在六月二十七日天津益世報却有一則上海通訊，說：米期外方傳教會會長下令，除該會在港會士外，其他教士（案指中國司鐸）無被選舉權。這不是「排華」嗎？然而這一消息且禁止刊登於公教報二一三期。這大約就是文主教所說的「監督」。我們會就這事，請教於北平教會某權威，他說：一個修會會長，他只該管他修會以內的事，他不能干涉教區的事；又說：這樣的消息，沒有被禁止刊登的理由。

被人誤會為「國家主義」的愛國主義是該棄絕的，可是拿他們本國政府的津貼來作各種宣傳，出版書刊，甚至購買地產，在學校、醫院等等業上（疑係「等產業上」之誤——蕭按），掛上「大英」或「法國」字樣，教外人稱之為帝國主義，稱之為文化侵略，或者稍嫌過火，但至少這是他們的 Nationalisme（即「國家主義」——蕭按），他們的國家主義便是可嘉許的，就和公教之「公」並行不悖！

我們贊成文主教的說法，狹義的國家主義是要不得的！然而不要把一切當地人的合理行動，一概認為國家主義；更不要把外國教士的外國國家主義認為是他們合理的愛國主義。

由此可見，文貴賓之流反對我們中國人愛自己的祖國是由來已久了。

天津的愛國神長教友們決沒有對文貴賓有絲毫冤枉。稱之為帝國主義和文化侵略是一點也沒有過火的！

違法的，稱譽惡人；守法的，却攻擊惡人。

——箴言

偏離正路的，必受嚴懲；憎恨責備的，必致喪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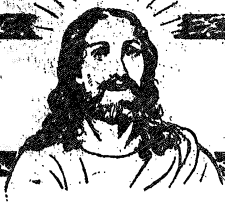
——箴言

喜聽生命教導的，必居住在智慧人的中間。拒絕管教的，就是輕視自己的生命；聽從斥責的，必得明哲。

——箴言

更正

本期91—92期63頁左文第7行「四·一二」應為「四·一一」；93期5頁左文3行「耶穌去」應為「耶穌在」；6頁右文9「聖教會每年」應為「聖教會定每年」；21頁左文3行「不能國」應為「不愛國」，30頁左倒數第2行「三月二十二日」應為「五月二十二日」；通功頁「施伯耳伯多」應為「施伯爾納多」。特此更正。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作
(張驥插图)

九一 耶穌下山祛魔療疾

瑪爾谷，玖，一三——二八。

在大博爾山附近，有一個男孩，從小被邪魔附體，苦不堪言。他的父親聽說耶穌來到此地，乃領着附魔的孩子去找耶穌。不料想及至來到山下，而耶穌却不知去向；悵惘之中，只得哀求在山麓下休息的幾位宗徒給孩子祛魔治病。這幾位天真的宗徒們，不度德，不量力，冒冒然就要從孩子身上驅逐邪魔；而這次他們却丟了臉，邪魔不但不去，反而起來抵抗，將孩子磨難的比先更甚。經師惡人們見了這個情形，不覺高興起來，以為向耶穌進攻的時機又已來到，乃向民衆宣稱，不但宗徒們對邪魔無所能爲，即耶穌給民衆所行的一切事跡，也不過是一時的幻術，並非是什麼天主的能力。他們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儘量減低耶穌在民間的威望，而破

壞祂的工作。

宗徒們正在羞容滿面、窮於應付的時候，耶穌領着三位宗徒從山上走來。他們急忙上前迎接，衆人們也都歡騰鼓舞起來。耶穌在山上早已看見了，有許多人圍繞着宗徒，並有一幫經師惡人們與宗徒爭辯，叨叨不休；於是問他們說：「你們在爭論些什麼？」這時節，有一人從群衆中間出來，走向耶穌，並跪伏在地說：「師傅，我只有一個獨生子，從小時被啞魔糾纏，苦不堪言。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魔鬼一附他，他立刻就摔倒在地，如瘋如癲，咬牙切齒，口吐白沫，形容憔悴，等於枯屍。我曾把他領來，求你的徒弟們給他祛魔療疾，無奈他們沒有這種能力，未能辦到。主，求你可憐我這個獨子吧！」

在人頭麤集、人聲嘈雜之中，耶穌早已看清：經師們如何地狡猾，群眾們如何地昏昧，以及宗徒的信德淺薄；因此不禁傷心地嘆息說

「這個背信棄義的時代，和你們搞到多管才算完呢？我要容忍你們到幾時呢？」然而胸襟磊落、仁慈大方的耶穌，並未拒絕孩子父親的請求，在傷歎之餘，慷慨地對他說：「你把孩子領來吧！」那人聽到這話之後，頓時覺着一線希望的曙光，照耀心頭，很快地把孩子帶到耶穌跟前。

那孩子一見了耶穌，惡魔大肆淫威，又重重地苦害了孩子一番，

使孩子摔倒地下，打滾吐沫，咆哮囂囂，情勢極為兇惡。耶穌問孩子的父親說：「他有這樣光景，已經多少時間了？」

孩子的父親答說：「他從幼小時，便是如此；魔鬼屢次地把他投在火中，投在水中，為的傷害他。倘你能為力，求你可憐我們，救助我們吧！」

耶穌對他說：「如果你能信，就成；凡深信不疑的人，沒有辦不成的事！」

這不幸的父親如今才懂得了，自己的信心尚不够充實，就流淚喊着說：「主，我信。求你助我信心

之不足！」

人與神的對話，這樣的迫切動心，真是少有！此時耶穌振起神威，大聲呵叱惡



魔說：「野蠻的魔鬼，我命你從孩童身上出去，永不許再回來！」

耶穌的話立刻發生了奇效，魔鬼大喊一聲，與孩子又狠狠地掙扎了一番，就出去了。此時孩子僵臥在地，好像死去一樣，以致許多人全說孩子死了。」

惡魔雖被逐出，但癲癇尚未痊癒；衆人見孩子奄奄一息，紛紛議論。耶穌隨即拿着孩子的手，把他拉起來；孩子隨就挺身立起，百病全消，完全恢復了健壯的常態。

宗徒們因驅逐魔鬼未成，反遭

受了經師們的譏諷、衆人們的嘲笑，心中的羞愧，自覺難已宣洩；迨衆人散後，乃湊到耶穌跟前，暗暗地質問耶穌說：「爲什麼我們驅逐不了這樣的魔鬼？」耶穌率直地教訓他們說：「你們不能驅逐這樣的惡魔，是因爲你們的信德不够。我實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信德有如芥子那麼大，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到那邊去！它也必遵命挪走；並且沒有辦不了的事。至論這類的惡魔，非以祈禱、克苦、守齋的眞工夫，祛除不了它們。」

九二 耶穌二次預言受難

瑪爾谷，玖，二九——三一〇。

在大博爾山下，耶穌行了祛魔療疾的聖蹟之後，便又領着宗徒們經過加里肋境，計劃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以便更深切地栽培宗徒們的信仰，加強他們的毅力，將來看見自己受苦受難，不致於疑怪而跌倒。

某日，門徒們正圍着耶穌領教，耶穌向他們說：「我這次說的話，你們要牢記在心：人子——我要被交付於惡人手中，被他們殺害至死；但死後第三日要復活。」這次

耶穌預言受難，簡要他提出三點：（一）耶穌將把自己天主性的能力，隱藏盡淨，直如一個囚犯被交到惡人手裡，受盡他們折磨凌辱；（二）惡人們要謀害祂，並且將祂殺死；（三）祂被害以後，第三日要自行復活。

因爲耶穌會再三再四地陳說了默西亞當先受苦受難，宗徒們對這個問題，雖略有會悟；但對於自己的師傅——耶穌要受苦難，並且至於死，死後還要復活等項，他們絲

毫聽不入耳；因為他們的師傅——耶穌講道勸善，施聖蹟救人，蒙受其恩惠者，豈祇千萬；衆人正想擁戴祂爲猶太國王；而如今祂偏說自己要遭難受死，真是豈有此理。至

於耶穌所說的祂死後第三日還要自行復活的道理，他們更是茫然一無所知。

聖史瑪爾谷及瑪爾谷記述下文說：「但是宗徒們並未懂清耶穌的話



，這話爲他們好似蒙蔽着的，以致他們不能徹底地體會清楚；但誰也不敢再追問耶穌。」

九三 天國中誰大？

瑪爾谷，玖，三二——三六〇。

耶穌從大博爾山下起程，經過了加里肋幾個地方，末了又回到了祂的故居——葛法翁城。俗念繫懷的宗徒們，總想耶穌將來一定要榮顯，陞爲皇帝；到那時節，他們當中誰將是當朝一品，誰將是輔佐走

卒呢？他們這次在路途中，很激烈地爭辯了一番：他們之中究竟誰爲最大。

聖史瑪爾谷記載：「他們——耶穌同宗徒們回到了葛法翁，進了屋，耶穌就問說：『你們在路途上

，爭論了些什麼？」宗徒們默不作聲，因為他們在道上，彼此爭論誰為最大。」宗徒們自知適才所爭論的不甚正確，無顏自訟自承；但耶穌又問的很緊，他們又不敢不答；因此半吐半嚥地、巧妙地將詞鋒轉變問耶穌說：「師傅，天國中屬誰最大？」

耶穌早已洞悉他們的隱情，他們要知道的，祇是將來的功名富貴；而耶穌要藉着這個機會，給他們講了一篇修謙遜的道理。據瑪爾谷記述：「耶穌坐下，將十二個宗徒叫到跟前，諄諄地向他們說：『誰若願意當第一個，必須在衆人以下，做衆人的僕役。』」

耶穌單說了不够，還舉出實例來作為印證。「當時耶穌領過一個孩童來，將他安放在宗徒們中間，旋又把孩童抱起，向宗徒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轉變的如同孩童一樣，不能入天國。凡謙卑自下像孩童一般的，這樣的人在天國內，才算最大的呢！』」蓋因孩童的性情都是天真的，不狂妄，不撒謊，不貪婪，不高攀；承認自己的弱小無能，偎依在慈母懷中享受他的天倫之樂。按聖師們的解釋，真實地正確認識自己，就是謙遜

。「人，你本來是灰土，將來仍歸於灰土。」（創世紀，叁，一九）細研究起來，我們人本來是一無所有，所有的聰明、能力、家財、事業等等，無一不是從天主的恩惠而來。故此吾人必須在至尊的天主台前，自卑自賤，屈服自己，承認自己的無能，方能進入天國。謙遜是進天國的不二法門。我們必須謙遜如同孩童，良善如同孩童，天真如同孩童，在天國內才能成為最大的。「滿招損，謙受益」，也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該當效法兒童的清白潔淨，我們對於兒童更當有愛護珍重的心情，耶穌又繼續着教訓說：「凡因着我的名義，收養一個小孩的，就是收養了我；誰收養我，並非收養我，實乃收養了遣發我來的父。」孩童的性格是樸素的，靈魂是純潔的，孩童們當受人們的珍重和憐愛，直如吾主耶穌及天主父當受世人的愛戴一樣。耶穌又說：「你們慎勿輕視孩童中的一個。我告訴你們，因為他們的天神在天上時刻地瞻仰我父的聖容。」總不許我們欺壓孩童，誰若是冒犯了耶穌所定的愛護第二代——兒童的公律，他們的護守天神要盡保衛他們的職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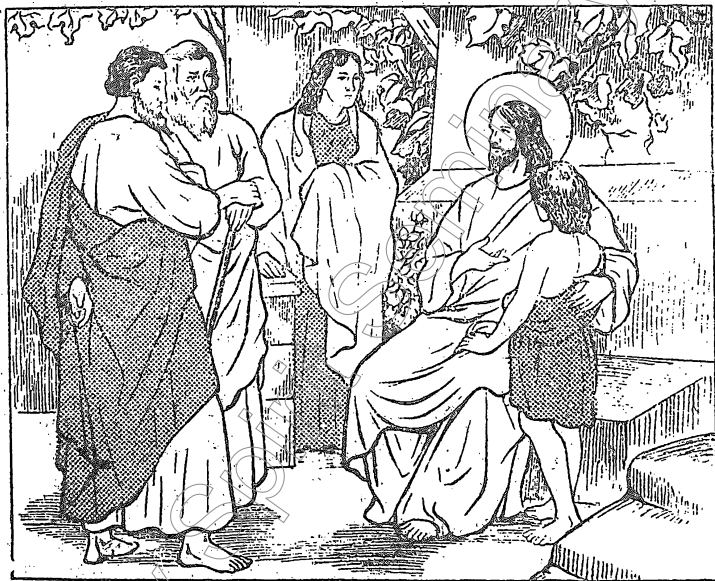
並且還要把你的罪狀控訴於在天主父的眼前，你將受到嚴重的懲罰。

耶穌本擬藉着兒童往下還講別的道理，無奈性情暴烈的宗徒若望，突然搬出一段插曲，打斷了耶穌的話。他向耶穌說：「老師，我們會見着一個人，他想用你的名義祛除魔鬼，但是我們阻止了他，因他同我們並然不是一道。」可能是宗徒們行路時，撞見一個素不相識的

人，也想藉重耶穌的大名，驅逐惡魔。宗徒們驚奇這個人，既不跟從耶穌入夥傳道，怎敢擅用耶穌的權力，這豈不是潛竊麼？大約是若望在當時出了風頭，責斥阻止了那個人。

然而耶穌却答說：「你們不要阻止他才好！因為人們決不能既用我的名義行了聖跡，而立刻轉過頭來就誹謗我的。凡不反對我們的，

就是支持我們。」耶穌在別處也曾說過：「誰不與我相偕，就是反對我。」（瑪豆，拾貳，三十）



尋人

李淑倩，女，聖名斐利米納，五十二歲，北京人。丈夫徐永福。二人在河南結婚。如有知以上二人下落者，請函知天津市解放南路三百三十二號小白樓天主堂李淑琴，無任感激。

上海楊士達教友

出席世界和平大會



我國出席在芬蘭赫爾辛基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的代表團名單已在各報公佈。我天主教楊士達教友也為代表團團員之一。這是我天主教界的光榮。楊士達教友已於六月三日上午由上海乘火車啓程，上海教友湯履道、胡方銘、陳尙修等特赴車站送行。

楊士達教友，在高等醫學院執教多年，現任上海第二醫學副院長。

他在年青讀書時，即具有愛國主義思想。解放後，與胡文耀教友一起領導上海教友積極展開反帝愛國運動。一九五一年，在震旦大學回入人民懷抱後，他任該校教務長暨醫學院院長。復學校經院系調整，改為上海第二醫學院，任副院長。抗美援朝運動中，曾協助調查美國細菌戰國際科學委員，赴朝鮮調查，擔任專家聯絡員，光榮獲得抗美援朝紀念章及全國衛生會議衛生模範獎狀及獎章；又參加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在反帝愛國工作上，卓著成績。一九五五年六月，被推選出席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團員。

楊士達教友熱心事主，常領導教友進行愛國愛教活動。楊士達教友真是愛國愛教的好表樣。





新·人·新·事



脫下舊人，穿上新人。

—聖保祿宗徒

熱心幫助別人的李落善老大爺

住在天津東郊萬新莊的教友李落善李大爺，頭二年還是一個思想不開竅的人。做什麼事都是退退縮縮。他白天是地裡，晚上是家裡，外面的事不聞不問。

這兩年來，國家的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和其他各個方面的重大變化，教育了這位李大爺。他親身體驗到：活在共產黨的時代裡，人才過着真正人的生活。勞動的人被人尊敬着。特別是憲法公佈以後，他的心更豁亮了，一切的顧慮全取消了。他認識到，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會有更幸福的生活。最近些日子，由於他對大家的事熱情負責，關心群眾，受到群眾的好評。他的互助友愛、熱心服務的事蹟被群眾傳誦着。

一個主日，我特地去看望他。進了他家大門，就會給你輕鬆愉快的感覺。院裡乾乾淨淨。東屋是牲口棚，一頭黃牛正在吃草。牆上掛着很多的農具：犁呀、耙呀，耨呀，鋤呀，滿騰騰的。我喊了一聲：「李大爺！」一位五十來歲、長方臉、尖下巴的中等身材的人，從北屋走出來，說：「你先屋裡坐會兒，我有點事到村公所，一鍋煙的工夫就回來。」我看他手裡拿着好幾個條子，大概又給群眾辦事去了，就忙着回答道：「您忙您的，我不耽誤您的工作。」我的話還沒落音，他早跑到大門外去了。

北屋裡也放着許多的傢俱，正面牆上掛着聖母顯靈聖像，旁邊貼着占禮單。李大娘一面做針綫，一面和我談閒話。她說：「你大爺這個人呀，從這一年來的，也不知怎麼啦，成天跑折腿。全村一百家，他管九十九家，就剩下自己不管。」我笑着回答說：「爲大伙勞動，爲大伙辦事是光榮的。」李大娘笑了，笑的那樣親切，她又說：「人家才不爲光榮呢！他老說：『自己是翻身農民，又是天主教教友，做什麼事也得跑

到頭裡。」你大爺跟從前真是大不一樣了！」

一頓飯的工夫，李大爺回來了。他還是拿着那幾個鏟子，問我：「四萬二千五百棵秧子，二元八角一千棵，合多少錢？……不識字跟睜眼瞎一樣！」我用大乘法一算，正和他花的錢數相符，他才樂孜孜說：「我估計錯不了！」

我在他家呆的時間並不長，遇見找他的人可不少，這些人裡，有的是特意來向他請教種菜的新方法的，問他種什麼菜上哪種糞，上多少；也有的找他商量工作的。他一一都作了回答。他忙完了才對我說：「山芋秧子過時間多了就不好活，今天務必栽上。你若願去就跟着，不願去就在家玩會兒，千萬可吃了飯再走。」我願意跟他下地，就扛着鎬頭，隨在他和其他組員的後面走出了他家。

出了村朝東走，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田園。馬鈴薯、西紅柿正開着白花、黃花、粉紅花，陣陣微風拂面過，吹來撲鼻的香味。水蘿蔔、小白菜、韭菜、小葱，各種各樣的青菜，比任何菜市場都齊全。

一路上，組員們都跟我說，李大爺這個人多末多末好，把別人的事放在心尖上，把自己擱在後頭。一個二十多歲、中等身材、四方臉、濃眉大眼的組員對我說：「我們的組長，不但對組員們關心：對別人也是一樣的關心。就拿今年春天的那件事兒說吧：李大爺的隣居，一個叫周炳凱的，因為長期地有病，家中生活困難，沒有力量種地。咱農民的飯碗就是二畝土，春天若種不上，怎會收糧食？大春天，正是播種的時刻，別人都互助的互助，合作的合作，趁着雨後把地弄停當了。周炳凱是單幹戶，為人不強，沒人管他。即便給他種，也是最後。老周急壞了，要把自己的農具和生活用俱賣掉。李大爺知道了這件事，馬上找到周炳凱，要白盡義務幫助他耕地下種，並藉此教育了老周：『要參加互助組。單幹沒有便宜佔。』又囑咐他說：『好好養病，地裡的事我照管。有我的就有你的，儘管放心好了。』」

李大爺互助的精神，就是這樣地被人稱讚着。若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總是說：「共產黨領導大家走富裕的道路，咱不能看着哪一家破產。誰也免不了天災人禍，一時困難，咱大伙一互助，他就有了飯。這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啊！」

（祿成）

積極學習的張俊林

張俊林是蕪湖教區的老教友。現在蕪湖新華鋸木廠做木工，是去年五月間從若瑟總堂調來廠的。在舊社會裡，別說他未進過學校唸書，就連學堂的大門都沒跨過，現在是木廠職工業餘學校高級二班的優等生了。

雖說老張是三十多歲的人了，還像個小學生一樣，肩上老掛着個灰布大書包，早上揹到廠裡來，下班後下午又揹回家去。書包裡面放着粉筆頭，紅、黑鉛筆，課本，作業本什麼的，噹里噹啦地裝滿了一書包別人只備一本作業，他獨有三本：一本默寫生字，二本抄書，另外還有一本講義演草本，上面畫滿了紅字和黑字。打開他的作業本，就可看出：頭兩頁總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字，隔上兩個，少不得不是缺膀子就是斷腿。越看後面，那字就逐漸平平整整了。老師打的紅筆分數，也是漸漸多起來了。現在不但照書抄字，就是默寫也能得八、九十分，同學們都嘖嘖稱讚說：「嚇！老張進步可真快呀！」

張俊林在文化上的進步，是一字一筆慢慢熬上來的。他在總堂工作時，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家住在石頭路，離廠地學校足有三、四里路。廠裡的職工業餘學校，每天是早上開課。他怕趕不上開課時間，每天清早天一亮就爬起床，洗了臉，漱了嘴，就掛着書包到廠裡來了。天天是他一個人，老早地坐在課堂裡帶溫習帶等着上課，一年多來沒缺過一堂課。他對學文化，積極得與別人不同，吃過飯後，別人都休息去了，他總是看書，寫字，溫習功課。在工地上—有空檔，他就拿出書來看，再不，就掏出粉筆頭來滿處地畫。代課的汪佩華老師每到工地訪問，就看他寫呀畫的，從不閑着。在休息時間，汪老師照例要去看她的學生。一走進工地休息室，總是看到老張在作業本上寫着：「共產黨，像太陽，咱們工人把身翻，宗教自由有保障」一類的字。汪老師問他：「老張同志，你怎麼不休息呀？」他立刻回答說：「學習並不累人嘛！過去帝國主義跟反動派不叫咱們窮人唸書，咱們就跟瞎子一樣，什麼也不知道。現在共產黨給咱們唸書，那就要像個學生樣，抓緊學習。」汪老師曉得他是教友，時常對別的教友說：「老張不但在生產上是把好手，在文化學習上也是個積極分子呢！」

張俊林爲什麼這樣堅苦地、認真地學文化呢？如同千百萬工人兄弟一樣，他說：「咱們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提高生產，沒有文化是怎麼行？」就這樣，他的「算術」和「連詞」兩門功課，都得了一百分。（若翰）

關於各堂口成立分會的決定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

促進會委員會會議通過

根據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章程第八條規定：「各堂口經常務委員會批准得設分會，負責聯絡工作。」爲順利進行成立分會的工作，特作此決定。

一、各堂口分會係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以下簡稱市會）的分支機構，其工作受市會的統一領導。

二、分會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聯絡工作，貫徹及執行市會的各項決定；開展各項活動，密切聯系教友，協助教友過好宗教生活，並經常向市會反映教友的意見與要求。

三、分會以堂口爲單位成立之。名稱統一規定爲「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堂口）分會」。

四、分會設委員會，委員名額根據堂口教友多寡及工作需要情況確定之，除西開總堂分會的名額應適當增多外，一般的分會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人，最少亦得保持五人。

五、委員人選採取各方面協商的辦法產生之，必須注意吸收女教友參加。依法被剝奪公民權者不得擔任委員。各分會委員人選須經市會常委會批准，解職手續亦同。

六、分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負責領導分會日常工作；設秘書一至二人，協助正副主任工作。

七、分會不另設工作機構，不設專職工作人員。

八、分會委員會的會議，根據需要召開，不定期。

九、責成聯絡組負責推動成立分會之工作。

各地 簡訊



津促進會委員會舉行 議會次二第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委員會，於六月十六日晚八時舉行第二次會議。會議由吳克齋主任委員主持，通過了「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十二月工作計劃要點」和「關於各堂口成立分會的決定」（全文見第34頁）。

「工作計劃要點」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十二月的一段時間內，促進會的主要工作為成立各堂口的分會組織，並圍繞這一工作，積極致力於鞏固與擴大團結、加強教友聯系工作、加強學習與宣傳等工作。「工作計劃要點」還就常委會各室、組的工作，作了許多具體規定，並特別指出，「應切實注重婦女的參加，提高婦女教友在各項組織及活動中的比數。」

會議還就第二屆教友代表會議期間代表們所提出的各項意見加以討論，決定除將與政府機關有關的

一些意見轉達各有關機關外，一切對於促進會日常工作的意見，交常委會負責作適當的處理或解答。

瀋陽、撫順神長教友參觀

中蘇友誼圖片展覽會

六月二日、瀋陽、撫順兩教區神長及瀋市教友百餘人，參觀了「偉大的中蘇友誼」圖片展覽會。參觀後，大家感到無限興奮，認為：通過這次有系統的具體事實的介紹，更深刻認識了蘇聯對我國的無私援助與支持，這對大家的教育意義是很大的。

保定市教友學習活動

保定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於六月六日召開天主教教友愛國學習小組組長會議。會議決定在今後一段期間內，以「廣揚」、「信鴿」等報刊為主要學習材料，尤其要深入學習「廣揚」第九十一、二期上的有關天津市天主教第二屆教友代表會議的材料。

廈門教友歡慶聖神降臨占禮

五月二十九日是聖神降臨占禮。廈門市及附近農村的教友們，熱烈地到鼓浪嶼區天主堂過了占禮。七十八歲的老教友歐陽九賽，特從八十里外的海滄，渡水趕到望彌撒，並滿了四規才回鄉。

聖保祿書信

貴陽教區伯多祿大修院教授
胡大國神父



十三——十四節；聖保祿在這裡逗留一下，在一個夾註號內，以他自己引為很光榮的（Honorifico，不是普行本上的Honorificabo，將來式）「外邦宗徒」的名義，表揚他的受信人一筆，他這樣做的目的，也是效法天主為刺激起他的同族猶太人的嫉妒情緒，而能有拯救他們中幾個的希望（Carnem Meam）。聖保祿救人靈魂的熱火，至此已達到了白點熱了！

十五節：是以另一個加強語氣的方式，再度表達十二節的思想。猶太人未來的「再度被召喚Assumptio」，將是死者中的生命（Vita ex Mortuis），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影射着天主的福音在異民中大獲全勝的黃金時代呢？有些人是這麼相信的；但更好不是夏侶祿（Charue）註解的：「聖保祿通過猶太人的歸化，預見公審判時諸死者的光榮復活，及這以後凱旋聖教會的光輝燦爛的黃金時代，就如猶太人的被棄成了世界歸化的機會。同樣，他們的再度歸化將是世界末日一個新天新地到來的標記。但這並不是定而不移的道理，還可以假設：猶太人的歸化，是衆人復活與大審判的先兆，也未嘗不可。」

十六——二十四節：但雖是這樣，以色列依舊還是被選的聖百姓。聖保祿取兩個譬喻將這命題鞏固起來：第一個取自古教禮的規定——戶籍記，拾五章，十七到二十八節：「……要奉獻初熟的粗麥麵餅當供物，如同獻禾場上的供物一樣。你們要世代代取粗麥麵餅，獻與上主，當着舉祭……」。第二個取自農業優生技術上的「接木」操作法。將這兩個譬喻，具體地貼合在猶太人身上是這樣：作為選民先驅隊的聖祖們（Patriarche），就是「祭麵（Delibatio）」與「樹樁——枯木」。

在他們身上，已包孕着將給萬民帶來成義的根子——基督耶穌。作為整個麵糊（Massa）的以色列百姓，就是「祭餅」與「樹枝子——接於砧木上的接枝」。

聖保祿作的這兩個譬喻，是很有價值的。目的是在使我們了解的更清晰，他沒有意故意作出什麼具體固定的指定。他將以色列比作一株家的橄欖樹。這株橄欖樹的整個歷史過程是這樣：（1）它的樹根子——聖祖們，是聖潔的，同樣連帶着它的樹枝子也是聖潔的（十六節）。（2）但有很多的樹枝子——背信頑固的部份猶太人，從樹身上被砍掉了下來。（3）相反，很多的野橄欖樹枝子——外邦人，被接在這家橄欖樹樁上去了。但這些野橄欖樹枝子應深切了解以下三件事：（a）它們所領受的生命，完全是這家樹樁的根子的津液所輸送的（十七節）；（b）並不是它們托着樹樁子，而是樹樁子托着它們（十八節）；（c）它們若不警惕，是很可能遭遇到那家樹枝子所遭受的被砍的不幸命運（十九——二十二節）；（4）那些已被砍下的家樹枝子——將歸化的猶太人，終有一天決定性地將被再接上它們的老家樹樁上去。但這譬喻所表出的思想統系，並不是一種定而不移的原則。這譬喻是聖保祿偶爾取用的。天主無窮智慧的計劃本身當然是一貫有系統的，但它遠遠超出人所能推測的範圍以外。在這裡，天主並沒有把祂這計劃的環節系統啓示給聖保祿。

A、猶太人將來必歸化（二十五——三十二節）。等到異民全數歸化後（*Plenitudo Gentium Intraret*）以色列民族就要全部歸化而得救（註一）。這不是保祿宗徒的一個單純的臆測或猜想，而是天主上智的措施，而天主這種奧妙難測的措施，是作為一端啓示的奧理通過聖保祿記載下來的（*Mysterium*）；因為天主無代價白賜給以色列人的召選——他們是天主特選的百姓——是不會後悔的（*Sine Pœnitentia* 二十九節）。

（註一）「異民全數歸化」的這「全數」是指「國家、區域」的範圍而言的，而不是指個別的每個人而言的。所以這裡是講在全數的國家都歸向了基督而成了公教化的國家之後，而不是講整個人類的每一個都成了天主教徒之後，猶太人將要全數歸化。

天主的無窮仁慈，乃是解決天主的上智措施的鑰匙；你們異民，從

前抗拒天主的管喚，現因以色列的叛逆背信，而促成你們的得救，變做天主仁慈的對象（參閱十一章，十一——十五節）。同樣的，或更好說沿着相反的路綫，你們將要看見今天那心硬眼瞎的以色列人，終有一天翻然扭轉過來，又變做接受福音、接受天主聖寵的忠實兒女。這根本扭轉的轉捩點，乃是天主無窮仁慈的奧妙作用。

B、三十三——三十六節。聖保祿受天主聖神啓示，宣佈了猶太人必將歸化的奧理以後，遂對天主無窮仁慈的作用與無限智慧的賢明措施，以達到白熱點的驚奇、感謝、頌揚等的熱情絞做一團的心聲，高歌出這段美麗雄偉的頌詞。

關於品德的教育與激厲（拾貳章一節——拾伍章十三節）

聖保祿剛才指出了新教——天主教的成義的神聖與偉大，顯然的，這新的光榮的立場，要求新教友們高度的優美品質作為反映。

1、幾個總原則（十二章——十三章）

（1）新生命的本質是什麼？（十二章，一——二節。）

在這作為致羅馬人書信第二部份的開始，聖保祿將這孕育着以下全部思想綱領的兩節（一至二節）標寫出來，好似是已成義了的及已接受了召喚了的信友們的新生命基本內容的草案。

a、教友的生活是一個祭獻。在這祭獻中，應當獻的犧牲就是教友自己的肉身。今後在這肉身上，只該進行那正直理智所要求的事件（*Rationabile Obsequium*），即是那使天主喜悅的一切。

b、作為一個教友，不應當按照那外教人卑鄙腐朽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教友通過已領受的聖洗聖事，已將自己舉拔到另一個高一級的生命範圍內了。自己的理智，通過這根本的真正革新的變化（*Reformatio in Novitate Sensus Vestri*），是在永遠真理的光輝照耀下，是已經有着充分的能力去分辨（*ut Probetis*）甚麼是天主的聖意，換句話說，已經明確了解甚麼是好的，甚麼是中悅天主的，甚麼是完美的。

（未完）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蕭 瑪 爾 大 | (四十七歲，江蘇常州人) |
| 王 若 望 | (五十六歲，吉林長春人) |
| 劉 瑪 利 亞 | (六十一歲，天津人) |
| 張 瑪 利 亞 | (七十五歲，河北南皮人) |
| 王 瑪 利 亞 | (五十八歲，河北景縣人) |
| 王 若 瑟 | (六十二歲，江蘇無錫人) |
| 張 保 祿 | (七十二歲，河北寶坻人) |
| 王 瑪 利 亞 | (六十五歲，河北玉田人) |
| 段 若 瑟 | (六十八歲，河北任邱人) |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聖母往見聖婦

依撒伯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